

当这个世界第一个教会你什么是『爱』的幼小恋人，

在你心里已幻化成光线雨水空气，却不会再见的陌生人。

所有关于『奋不顾身轰轰烈烈义无反顾』的形容，此生唯一的爱人。

白 Tattoo 蔷 of 塔 Rosa 图 蒋雅楠 作品

白 薔 塔 图

Tatoo of Rosa

蒋雅楠 作品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蔷薇图 / 蒋雅楠著. 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
2009.8

ISBN 978-7-5385-4109-0

I. 白… II. 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46054 号

白蔷薇图

蒋雅楠

作 者: 蒋雅楠

责任编辑: 王天明 熊晓君

特约策划: 520TM·卢鱼

特约编辑: DTT

装帧设计: 荀冠虹

出版发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(130021)

印 刷: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×900mm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5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85-4109-0

定 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o
n
t
e
n
t
s

- Chapter 1 · 捕蝉手/001
- Chapter 2 · 徘徊花/024
- Chapter 3 · 砂時計/043
- Chapter 4 · 王子剑/064
- Chapter 5 · 提线人/095
- Chapter 6 · 花飞雪/119
- Chapter 7 · 阿瑞斯/146
- Chapter 8 · 悔过诗/174
- Chapter 9 · 清瞳痣/199
- Chapter 10 · 未尽光/236
- (解) /243
- 后记 · 唯爱纪/248

Chapter 01

· 捕 蝉 手

猎猎季风，熏熏光影。
捉影，捕风。
皆是飘忽握不牢的游戏。

——By Silence

1

她倚着墙角，大口大口喘着气。

然后，她抹一把额上的汗水，将惊惶失措的衣角袖口拉平整，紧了紧被拉扯松动的书包背带，继续向前跑去。

她知道，或许从今天开始就要这样一直跑下去。

天之彼端，时光的尽头。

追捕的猎人，就快要来了。

上课铃响了。

2

顺时针地，两个人围着建筑绕了一圈。

花了七分三十秒。

因为不确定，两个人又逆时针转回来。

停在出发的地方。

“这里，最像是大门了。”一个对另一个无比坚定地点头。

“可是，到底应该怎么进去？”另一个是一脸“废话少说”的不耐烦。

“是啊，应该怎么进去呢？到底……”为避免重复，用了倒装句。

有人在后面拍他的肩：“对不起，请让一下。”

“哦……”两个人各自向两侧跳开，为身后的四五个男人让出一条路，“不，不好意思啊……呀……”

只见，最前面的男人把手掌伸向边侧假山路引，一晃而过。

然后“刺啦”一声，水滴状的玻璃幕门，自动打开。

“傻了啊，进去啊！”一个推搡另一个。

“啊，好。”另一个跳起来，赶在自动门关上前闪身进门。看身形，是两个十六七岁的少年。

藤藤蔓蔓，是生长了数十年的攀缘植物。

密不透风，包裹住这栋看不出真实面目的建筑。

无光，无音，无风。

于空中随时寂静蒸发的，一滴水。

One Drop。水滴。

是这栋建筑的名字。

城中最私密的，成人会所。

这一场与身份年纪不相匹配的奇妙探险，密谋于三天前。

3

2008 年夏天，夏蝉太早就停止了喧嚣。

也许是，那一场举世瞩目的运动盛会，最后一块金牌被法国男子手球队获得，观众的兴奋点被瞬间抽离，吁出一口气

“终于结束了”，然后倒头补眠。

或者是，突如其来的一次冷锋过境，霜降裹挟着扬沙呼啸而过，北风让所有的欢欣热情刹那哑口无言，还来不及收尾便在收缩日光中被悄然风化。

总之，年初一桩桩大事件延伸至今的口号已逐渐喑哑，而金融危机还来不及兴风作浪的九月间，就连昆虫都提前偃旗息鼓，告别人间。

除了，刚刚开学，一切簇新来不及适应的，中学校园。

常乐中学。

国家重点中学。优秀示范高中。百分之百大学本科录取率，全市五连冠。

这么多璀璨光鲜的头衔，此时却敌不过利用暑期修缮一新的高中教学楼。尚未散尽的油漆味儿，才更叫人眩晕。

放学铃响了好一会儿，直到做完手头的一道数学题，高一新生韩天曜这才收拾书包，准备下楼回家。

绕过楼梯转角，眼角余光突然飘到二楼走廊尽头，有一双白色袖子，在风中猎猎招展。

停住脚步，下意识地把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
果然是间隔三十米的走廊一头，是一个穿白衬衣的男生，正对着他的方向，招手示意。

扭头看向走廊的另一头，空无一人。

然后，韩天曜用左手食指指向自己，嘴巴张成“O”形。

三十米外的男生，很夸张地点头，仿佛怕他看不清。

“所以，谢谢学长的指点。”韩天曜起身，打算结束这次突如其来的教诲，“有事再来请教你，回头见。”

“啊……哎，一起走吧。”好像意犹未尽的样子，白衬衣少年拎起书包，关窗关灯，跟在韩天曜身后走出高二三班教室。

“对了，学长怎么称呼？”韩天曜问。

“别叫我学长了，多别扭啊！”他挠挠后脑勺，“我叫周人麒，叫我麒哥好了。”

韩天曜“哦”了一声，不再说话。

听这个陌生的高二年级学长喋喋不休了一刻钟，内容涉及常中的辉煌历史未来隐忧、教师体制、可怕考试、历代美女，完全是一堂内容翔实新生必需的人学指南课。

只是，为什么要对自己，说这些？

我又不是漂亮学妹。

也不是校长远亲。

更不是邻居小弟。

素昧平生的陌生人，为什么要对另一个陌生人，说这些？

现在还要，一起放学回家。

十多岁的少年已有沉着心机，任对方道尽天机，仍懂如何妥帖应对，关于自身的理想、家庭、爱好、情感的一切一切，闭口不提。

有分寸，懂礼数地，猜忌着这一场目的不明的搭讪。

两个人就一路沉默着，绕过楼梯转角，下到一楼半，再转一个转角，十七级楼梯下，便是一楼的走廊。

整个高三年级的教室，都在一楼。

周人麒终于找到了和陌生学弟很合衬的最新话题：“觉得很奇怪吧？”

“嗯？”走在外侧的韩天曜转头，却看见正经过的教室里，是满满当当静默的脑袋，正俯首自修。

是高三年级的学生，他们还要再上两节课，直到暮色四合的六点钟；然后，有半小时的晚餐时间；而六点半的夜自习，一直延伸到九点钟；初秋微凉的夜风中，才能看到被课业折磨十五个小时的少年们，在努力绽放笑脸。

周人麒压低声音：“看到他们会不会觉得，高三超恐怖？”

韩天曜夸张地咧嘴：“简直是阿鼻地狱，六道轮回。”

“不过我看，也就那样了。”周人麒耸肩，“进这个学校的第一天开始，早上从他们的早读声中穿过，放学要憋着嗓子不打扰他们的自习，连上个厕所都要看一眼他们拖堂老师的嘴脸，顺便想象下，这便是自己未来一年的生活状态……”

“啊……”

“所以，你该明白，为什么常中高中部是高一在三楼，高三在一楼吧。让你每天这么看着，从高一开始就有压迫感，一直火拼到高三，升学率能不高嘛。据说，这是前任校长最为得意的教育心理学成果呢。我看，简直就是催眠术！”

日夜熏陶下，葫芦娃也会变成小妖精。何况这些没见过大世面的小青蛙，早就在慢慢升温的水锅里被软化，争先恐后地跃向青春的盛大坟场。

重见天日的时候，那一张饱蘸书卷气息的褶皱面孔，恐怕连自己都不敢相认了吧？

“不过……”周人麒一道挑眉，打破这垂死结界，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男生们也有自己找乐子的方式，比如……”

他掏出一张黑色卡叽，印着一只闪耀的，卡通蘑菇。

迟疑着，韩天曜接过来，迎着光线偏转，银色蘑菇隐匿成一枚剔透的，水晶头骨。

“这是？”

“常乐中学唯一男生地下组织，蘑菇会。享受青春是我们的宗旨，痛并快乐是我们的规则，专招收品学兼优才貌双全学习运动双丰收裸眼视力1.0以上的，优质男生限量入会。”

然后，周人麒把脑袋歪成四十五度，迎着夕阳光辉，邪邪地看住韩天曜：“恭喜你，韩天曜，本届新生中，第一个被会长钦点入会。”

“靠！”一直悬着的心情终于被验证确实有所企图，韩天曜反而放下心来，当胸捶了周人麒一拳。

教室里正苦读的高三四班全体同学被不和谐的噪声打扰，纷纷抬头侧目。

而讲台前坐着监督的任课老师扶了扶眼镜，朝他们瞪了一眼。

两个少年惊觉失态，忍住笑，捂着嘴，拔腿向车棚跑去，帆布球鞋一路打出欢快的声响。

所有的猜想推测终于找到了事发有因的落脚点。

而所有的教诲铺垫终于引导向昭然若揭的目的。

不过就是，叫我接下来的三年，要跟你们这帮小子混在一起嘛。

那还，絮絮叨叨啰里啰唆装神弄鬼的，废话一大堆干吗？还真以为你已经被这所神道道的学校给折磨成变态了。

装 B 遭雷劈，你知不知道啊。

靠。

4

迈进水滴形幕门，是一道狭长的夏竹走廊，绿光幽浮的百转千回之后，是拨云见日的豁然开朗。

好像瞬时穿越了日夜。

也许刹那泄露了光线。

迷离音乐气若游丝，微醺气味弥散放肆。

霓虹灯光，缤纷羽毛，璀璨性感的形色男女，不辨雌雄的异兽珍禽。混杂着酒精、香烟、咖啡因和香水味儿的空气，缔造出一处坚不可摧的声色结界。

外表藤蔓缠绕的陈腐建筑，俨然是心机叵测的幌子，实则隶属于低调华丽的古墓派。

“水滴”之内，别有洞天。

那个自称是“麒哥”的少年反而躲在韩天曜身后，哆哆嗦嗦只敢露出半个脑袋，好奇促狭地打量少年们不曾见识过的花花宇宙。

“喂，我看这种地方，不是我们应该来的……”周人麒打退堂鼓。

“你还知道啊。”韩天曜白了他一眼，“真不知道你们怎么

想的，一个高中女生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做……咳！回去，回去咯。”

说着，转身拉周人麒往回走。

“不行，”周人麒却改变了主意，“没一点证据，上头不会相信我们的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韩天曜快要发作，正想强行拖着这个有点鸡婆的学长离开，却被一名身穿黑色燕尾服的年轻男子挡住来路——

“欢迎光临水滴，两位先生，这边请。”

韩天曜和周人麒干咳两声，清了清嗓子，抖擞出一副豁出去的大人模样，昂首阔步跟着侍应生步入会所深处。

事到如今，只得 enjoy。

哪怕，勉强得连头皮都微微发麻。

5

非狼非狗的黄昏五点钟，这个城市的初秋天空。

九楼家里，从玻璃窗望出去，是另一幢二十四楼，反射来的太阳光。

三楼教室，从玻璃窗望出去，是初中部，正熙熙攘攘的，进行着大扫除。

而顶楼天台，则是谁家盘旋而过的鸽群，在低得惊人的头顶，“扑哧”划出一圈圈诡谲光影。

常乐中学位于城市古城区。出于对原味民风的保护，市政府对古城区所有建筑的高度都有着严密的监控：不得超过这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——两座不足五十米高的古代铁塔。

因此，不需要支付昂贵费用预定五十楼的旋宫餐厅，也不用驱车赶往数十公里外的荒山野岭。不用担心恐高症，更不怕身体不灵光。只要稍作攀爬，便能突破钢筋水泥的冷漠空间，俯首望向尽是淳朴民宅和葱郁梧桐木的单纯人间。

也有人抱怨，因为这项“限高令”，让整个古城区看上去像是刚从地下挖出来的城池遗址，陈旧古老，了无生趣。然而，他们也很很快就习惯，其实只需几站路的距离，便是高楼林立，动感十足的年轻世界。五光十色的现代生活，和这片新区才是天生一对。

于是，不堪忍受寂寂生活的孩子们，自动自觉地撤离古城区，把大片大片的宁静留给数十所学校，各种类型的博物馆，研究院，还有绿化面积大得惊人的中央公园，以及居住在低檐老宅里的上一辈，上上一辈，喝着茶，晒着阳光，逗弄着他们的宠物猫。

“啊哈——这儿可真是个好地方啊！”

刚探出头，天台上的开阔气象一下子就让韩天曜兴奋起来。

其实只要爬过十五级阶梯，用点小劲推开铁质顶盖，然后一个双手撑，就能跳跃进几乎静音的美丽新世界。

这么神奇的地方，竟然会没人发现？

韩天曜拍拍手掌上的灰尘，在空旷的天台上潇洒逡巡。

几把破旧竹条扫帚，一坨来历不明的破布，几根剪得长长短短的废弃电线，上一届或是上上届同学丢弃的辅导用书，还有高高低低暗黑色的水泥墩儿。

这里是哪间教室的天花板，可以跳两下；楼梯顶部的阁楼是一间播音室，它的尖顶在这里；这边还有排水管道，跟每层楼的厕所水管应该是相通的吧……

一路辨析着“险峻地形”，韩天曜不知不觉走到天台边侧。那里除了几根纤细铁丝，几乎没有什么别的阻隔。

要不要过去看一眼？应该不会很高吧，才三楼嘛。不对，天台算是四楼了。这有什么的，保持重心稳定就好，我不恐高我不恐高……

努力说服自己，不要错过天台的独特视角，韩天曜俯身探头——

“哎哟！”

眼前景致着实出人意料，韩天曜一个趔趄左右摇摆，好不容易稳住颤抖的身体，嘴里还在“咿咿咿”地倒抽着凉气。

“吓死人了，不是见鬼了吧？”

他抚了抚胸口，打算再次一探虚实，口袋里的手机却发出短信提示音：“蘑菇会本学期首度全体例会于六时整在高中部顶楼天台召开，请务必准时独身赴会。”

哎？

这帮吃喝玩乐样样冠军的家伙，怎么可能错过这个“集打牌抽烟偷瞄女生交换光盘写真各项功能于一体，全民公投隐蔽性趣味性容纳性测评三料王”的天台地带？

我就说嘛。

“来！再来一杯……”手中的鸡尾酒杯，被重重地搁在玻璃台面上，险些把杯脚震碎。

“喂……”韩天曜完全拿周人麒没办法了。

而十五分钟之前，跟在他身后的周人麒还是一副孬种模样。

侍应生招呼他们点单，他看也不看地随便指了几个貌似法文的名字。看见侍应生流露诧异神色，韩天曜小声问他：“你知道点的是什么饮料吗？”周人麒却一本正经地教育他：“我们来这里不是花天酒地的，钱是兄弟们凑来的，意思一下就行了。”

很快的，一杯“炫色彩虹”，又一杯“香草天空”。伏特加混着龙舌兰，琴酒换到赤霞珠，色彩纷杂，气味各异的酒精调和在一起，勾兑出一个面如猪肝烂醉如泥的，周人麒。

此时的周人麒瘫软在沙发卡座上，一只手捏着空掉的高脚酒杯，一只脚跷到了白沙发的靠背上，嘴里大嚼着酒杯里剩下的绿色樱桃，一边还在嘟嘟囔囔。

“韩小弟，今天跟我来，算你开眼了！”他弯下身子，把头凑到韩天曜面前，“你看，你身后，十一点钟的方向，那个混血美女，我，要去把她！”

周人麒的声音越来越嚣张，幸好这是在状况百出的夜店，身边奇形怪状的男女老少比比皆是，他的状貌仍不算唐突

到底。

“好了，够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快点看清楚，如果她不在的话，我们就回去吧。”韩天曜按捺住一肚子的火，好言好语哄他。

“哦，对，任务，对对对，我怎么会忘记。”周人麒对韩天曜招招手，示意他把耳朵靠过来，“目标发现，你的右手三点钟方向，就是她，没错！”

什么？

是真的？

被他发现了？

传说中的雪之女王？

流言飞语的终极目标？

整个高中部男生的兴趣所在？

韩天曜迅速转头，却看见隔壁卡座上，是一个俊美少年在和一个欧巴桑，在进行着令人作呕的调情。

“拜托，那是个男的……”韩天曜咬牙切齿。

“我，我知道，我是说，他搂着的……那个女的。”周人麒含混不清地狡辩，又一口扑面而来的酒气。

“我靠！”

韩天曜忍无可忍，一把推开醉醺醺的周人麒。

而周人麒，竟像一坨绵软微量的棉花，整个人都轻飘飘地飞起来，直冲冲地栽倒在身后的沙发上，然后把整个沙发都带着侧翻过去。